

卷五十九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絛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卷五十九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破一小時之門。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彩色首頁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用更爲細密。

鳥啼花落最易動人傷感。作者雖寫寶玉癡狀。而文情曲折。令人無限低徊。且引出藕官焚紙火光。滿面淚痕。使多情寶玉不得不極力護庇。

藕官與藥官燒紙。是假鳳虛凰。寶玉替金釧焚香。晴雯製誄。是真情實意。前後文遙相映照。

芳官與乾娘拌嘴。襯起下文嗔鶯叱燕等事。

寶玉教芳官設爐焚香。補出寶玉平日所爲。

大某山民評曰

晴雯叫芳官吹湯。囑其輕著。勿吹上唾沫。豈知寶玉饒癆。每愛女兒唾沫。晴雯似殺風景。要亦就中更有深意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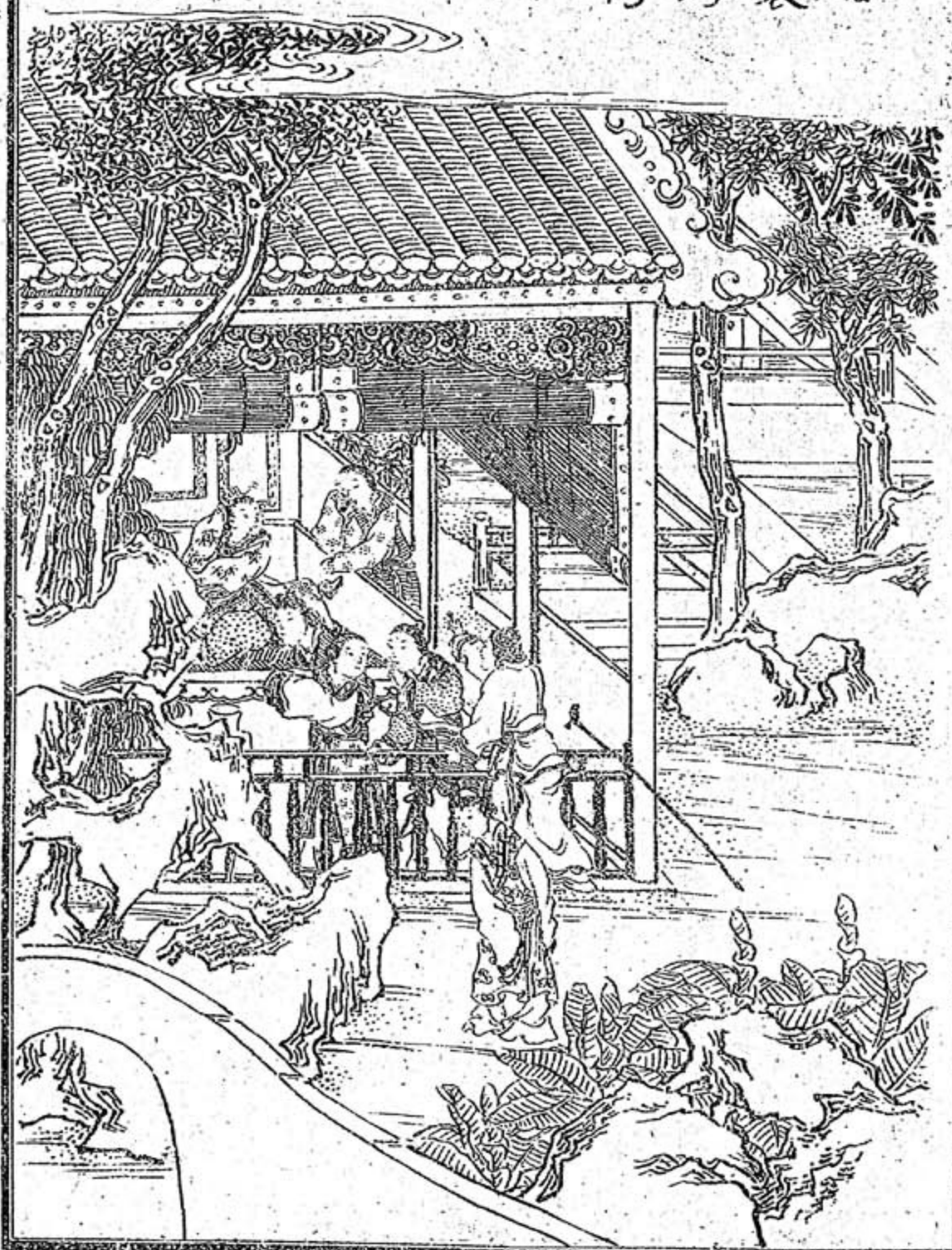
此回仍是癸丑年春季春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五十八終

柳絮
渚邊
嗔鶯
叱燕



絳芸軒裏
名將飛行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五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柳葉渚邊嘖鶯吐燕

絳芸軒裏召將飛符

以下從買母回來後
仍同王夫人等去伴
靈作一過脈
打點出門物件並跟
隨人數第一層

買母等出門第二層
此回去者男則買珍
買總女則買母王夫
人及買蓉媳婦胡氏
也
關鎖各處門戶第三
層

話說寶玉聞得買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服。拄了杖。前邊來。都見過了。買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著打點買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了。鬢十個老婆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子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買母帶著買蓉媳婦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買珍騎馬。率領眾家丁衛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了鬢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買珍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趕上了買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

各處門戶或開或閉
筆筆敘清於下文許
多情事各有照應不
得作閒文觀

派令上夜打更第四
層以上收拾買母等出
門事以下入驚兒編籃燕
兒遭打一段事

習讀確又是一篇題
目引出後文一段文
字

好景助入

驚兒真巧人昔見
之於梅花絡今見之
於柳葉籃
觀女眷枝相映成色

此時薛管找藕官去
矣

靈時薛姨媽與黛玉
同住瀟湘館也
其稱媽者即前文所
云如寶釵之稱呼也

藕官也不是安水
分者此等排場京都大家
皆然

便我見之亦那裏捨
得去寫得小女子心
想活現

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令關了儀門。不放入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
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
門因在裏院不必關鎖。裏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了鬢婆子下房
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厮打更。
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舉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啓戶視之。
見院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於是喚起湘雲等入來。一面梳洗。
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寶釵道。前日剩
的都給了妹子了。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欲要他些來。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
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才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
著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
渚。順著柳堤走來。因見葉才點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拏這柳條子編東
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
來。帶著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採了各色花兒放在裏頭。才是好頑呢。說著且不去
取。稍就伸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拏著他卻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

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卻也
別致。有趣。喜得蕊官笑說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嚙們送林姑娘回來
嚙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著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粧。見了這籃子。
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編了送與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
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見卻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鵲掛在那裏。
鶯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鵲去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
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
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裏去吃飯。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
到紫鵲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卻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
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著。豈不是好。紫鵲聽見如此說。便也說著。這話倒
是他這裏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筯用了一塊洋布包了。交與
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趨。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一徑
順著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
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裏。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

燕定須春色

口中將上回
事一顧

字寫出食

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裏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著。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倒底燒了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的沒的。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著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帳話。想起來真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兒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得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裏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敷。後來老姐兒兩個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著實寬綽了。如今搬進來。也算丟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接著我媽

春燕雖小猶愛戲

春燕口中大有不滿
於意

別人折招使不得我
則不妨為情理之論
然天壤明食得無厭
之入豈謂情理

倚老賣老伎倆

和芳官又噪了一場。又要給寶玉吹湯。討個沒趣兒。幸虧園裏的人多。沒人記得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我們一家子。叫人家看著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個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著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著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遭踢。我又怕誤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你還招這些好花兒。又折的他嫩樹枝子。他們即刻就來子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折招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裏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單。算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裏姑娘了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槩。不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招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前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姑媽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心裏便不受用。看著鶯兒編弄。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著頑。不去了。偷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拏我作隱身草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分瓣。

猶說小燕兒聊說頑
非黃金不識人乃忠
厚人也

心疼肝斷四字寫得
婆子可憐

想婆子此時真有些
耐不住了

愧者驚兒諸人在前
急者有風無處訴也

此亦非解人之口頭
書語豈沒觸傷老婆

驚兒大有兩儀亦在
容州故爾寄人籬下
不得不然

你不去吹湯來管我
什麼事

如聞其聲

到底罵那一個浪小
婦是誰

天下竟有此等自呈
其醜之人
吹湯受辱之氣特借
此一發洩

凡人必自知其分量
如老貨者可謂不自
知者矣

如見其肺肝然

真所謂又是這樣怕
又是這樣驚

此等形景真令人拍
掌叫絕

折了花枝雷要劈恐
雷神忙殺

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兒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我。攆
他。也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他。老人家就認真的那婆子。本是愚
其。之輩。兼之年邁。昏耗。惟利是命。一槩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
如此說。便倚老賣老。拏起拄杖。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著你。你
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得牙癢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和我梆子。是的。打得
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話你就認真打我。我媽為什麼恨我。又沒燒
糊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姑媽認真動了氣。忙上前拉住笑
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不是臊我了麼。那姑媽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
事。難道為姑娘這裏。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這般蠢話。便賭氣紅了臉。撒
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
說著。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說道。你不來。昏水在那裏做
什麼。他姑媽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這裏排揎我呢。
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了頭眼裏沒娘罷了。連姑媽也沒
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媽那裏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

柳與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兒這麼大。孩子頑的他。領著人。遭踢我。我怎麼說
人。他娘也正為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了個耳刮子。
罵道。小倡婦。你能上了幾年臺盤。你也跟著那起。輕薄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
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己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
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裏。伺候。又跑出來。浪漢子。一面
又拏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兒
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別指桑罵槐的。那婆子深妬襲人。晴雯一千人。早知道凡
房中大些的。了。鬢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千人心。中又畏又讓。未
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眾。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處湊成一
股怨氣。那春燕啼哭著。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怕他。又說去來。又
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趕著來。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裏。肯回來。急
得他娘。趕了去。要拉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向前飛跑。他娘只顧趕他。不防腳下
被青苔滑倒。引得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
去。這裏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狹小蹄子。遭踢了花兒。雷也是要劈的。

曰又打我可知春燕之受打非一次矣

點綴生倫

荷不聞此從來沒有之事如何有此一回

姑娘們肯討情還是你的體面不難道不許我管女兒不成較芳官另是一種寫法大有忿忿不平之意

道。這。子。又。受。辭。姑。娘。排。檢。矣。平。姑。娘。將。至。還。要。評。理。竟。有。如。是。人。岐。行。欺。息。於。世。較。怪。道。化。亦。兒。為。多。事。

個底是尋貨不知天

走脫了娘倒也安意

也要評個理三句何不再說

個姑娘都是心軟之

個底是暗姑娘話轉

我沒有上了幾年靈盤如何求得來

結婆子

自己且掐花與各房送去。卻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娘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這是賣弄你女孩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閒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麼說著。便又趕著打襲人。氣得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得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便會意。直奔了寶玉去。眾人都笑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殺一殺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將方纔驚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道。你只在這裏鬧也罷了。怎麼連親戚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眾人道。怨不得這婆子說我們管不著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著的人來。管一管婆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來命小了頭兒。去把平兒給我叫來。平兒不得閒。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了頭兒應了便走。

眾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是那個姑娘來了。也要評個理。沒有見個娘管女孩兒。大家管著。娘的眾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裏頭的平兒姑娘。他有情說你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吃不了。挽著走。說著只見那個小了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做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既這樣。且攆他出去。告訴林大娘。在角門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得泪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況且我是寡婦家。沒有壞心。一心在裏頭服侍姑娘們。我這一去。不知苦到什麼地步。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裏。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亂打人。那裏要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天天鬪口齒。也叫人笑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裏。那麼大工夫。和他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眾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分付了。已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為打你起的。饒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罷。寶玉見如此可憐。便命畱下。不許再鬧。再鬧一定打了攆出去。那婆子一一謝過。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

天關家選

如其不信請看下面
圖件

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但只聽見各屋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裏。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事。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裏。的。還。大。可。氣。可。笑。不。知。平。兒。說。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等送靈一切跟隨人等及看守門戶寫得詳細周到隨後即寫園中婆子與鶯燕噪鬧平兒又說三四日工夫出了八九件事所謂外寇未興內患已萌若認作敘事閒筆孤負作者苦心
薔薇確是下回茉莉粉玫瑰露茯苓霜引子

襲人見婆子央求即便心軟平兒說得饒人處且饒人兩人慈厚存心所以結果不同晴雯偏說打發出去心很結怨豈知後來婆子未逐而自己卻遭攆逐此等處俱是反伏後文且梨園女子概行遣去亦即于此埋根

大某山民評曰

從鶯兒口中寫出寶釵平日不愛花豔光景與前賈母到寶釵房中嫌其太

喜素淨一同閒中點綴為後來寶釵守寡作影子

此回仍是癸丑年春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五十九終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喚鶯燕
絳雲軒裏召將飛符

六

悼紅軒原本

本草綱目
卷之六

菜粉松
荊替蕃



卷之六